

走哪一道门

小时候生在优渥的环境，长大后在待遇丰厚的国际大公司工作，现在生活在被人称羡的国度——瑞士。

然而，“生命从哪儿来？来这儿干什么？死后又到哪去？”这些问题困扰着我。看别人和自己的生活，我就如在看一出出的戏，我会问：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才能、胸怀、机遇，而另一个人没有？然而探索之路并不好走。有人向我传教、有人拉我入道，我都没有选择。不是每个生命都有那个智慧，能够告诉我要的答案，因为世上的生命几乎都是答案的寻找者！

母亲是位了却俗缘的出家人，也曾经是寺院的住持。为寻求真理，她的足迹遍布世界许多国家。一九九八年她来瑞士，事前在电话上告诉说要

带一本书给我看。当我拿到了这本书——《转法轮》时，母亲陪着我读。这是她头一回这么郑重其事地期盼我能够认识到这部法。

由于受一些宗教书籍与名人言集等的影响，我开始的时候带着许多思想观念看《转法轮》，甚至想从宗教里去求证书中所提到的许许多多我不曾听闻过的内容。结果徒然。

后来想：在小圈圈里的人，怎么能够知道圈外、更大圈圈的事情？就象博士生的论文，幼儿园的人怎么看得懂！我告诉自己，应该放下心去读《转法轮》了。

就在我开始转换心态，用恭敬、严肃的心读《转法轮》时，我发现自己的思想不断地被打开，《转法轮》一书字面上浅显易懂，内容涵盖之广已经深深震动着我的心！就象曾经被拔掉的插头，现在从新接上；曾经失



二零一一年中秋之际，中国大陆和国际上的法轮功学员寄来千万份自制的贺卡、贺词，通过明慧网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节快乐，感谢师恩。

掉的记忆在被找回；对于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与目的之迷，也在被破解！

我决定在大法中修炼，按照“真、善、忍”要求自己，并配合炼五套功法。过程中，我惊讶地发现（[接下页](#)）

“天安门自焚”——“补拍”的“教材”

“天安门自焚的王进东身上并没有燃火，为什么身上是黑的？警察为什么让王进东喊完口号后还要换上一口气再盖上灭火毯？两腿间的塑料汽油瓶为什么完好无损？”

这是在重庆的一个洗脑班里，法轮功学员对中共“帮教”人员提的问题。

面对有理有据的提问，一个公安科长怕这些“帮教”给问住了，赶紧抢着回答：“那是搞的教材嘛！”

这位学员接说：“既然是搞的教材，为什么要栽赃到法轮功身上？你不是说你看过两遍《转法轮》吗？那书上哪句话不是在教人做好人？”

“帮教”们无法回答，洗脑班草草收场。而这个公安科长脱口而出的一句话，却把中共的意图抖落了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外来压力，连这些参与迫害的中共人员，也知道栽赃法轮功的那些材料根本就不是真实的。可是令人遗憾的是，为什么明明知道是假的，却还要以此来逼迫

法轮功学员转变他们的信仰呢？

其实关于王进东“假烧”的破绽非常明显。这一点，连炮制“自焚案”的参与者、在此案中自始至终参与采访的女记者李玉强，也不得不承认。

李玉强，是中央电视台负责编造诽谤法轮功节目的主要人员之一。二零零二年初，她曾在河北省会“法制教育培训中心”（实为洗脑班），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“座谈”。当时有人问“自焚”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，李玉强不得不承认：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是他们放进去的，此镜头是他们“补拍”的。她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们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，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。

法轮功教人向善，禁止自杀和杀生。中共炮制自焚伪案，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，为加剧迫害制造借口。

中共连这么歹毒没有人性的谎言都能造得出来，还有什么它做不出的呢？中共何止是造谣于一时、煽

动仇恨于一时，十多年来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始终维系于这类谣言。

国际教育发展组织（IED）早在二零零一年八月就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：“自焚”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、栽赃法轮功的。

然而这样一个惊天谎言，竟然被中共编排进了学生课本，作为毒害孩子的教材，真是邪恶至极。希望中国人都能洞悉真相，明辨谎言，并将真相分享于亲朋好友。（文／了然）◇



图：央视自焚画面中，王进东全身烧黑，而两腿中间盛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，却不燃烧、不变形；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他身后静静地站立，等王进东对着镜头喊完台词，才盖上灭火毯。

一九九五年的冬天的夜晚，下了一晚上的大雪，清晨，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汉口中山公园炼功。突然，我听见有两个人大喊：“哎呀，法轮功这么整齐，老人、青年、小孩，人人脸上是慈祥的微笑，没有一丝寒冷的样子，静静地打坐这么长时间，真是不可思议，平时公园里五花八门的气功门派，今天没有一个人了，你们法轮功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，太美了，能允许我拍照吗？”他们非常高兴地拍下了一组珍贵的镜头，起名为“一道独特的风景线”。

今天我回忆的，就是这道独特风景线里的几个小故事。

一件五千元的皮服

法轮功学员晓惠（化名）一九九六年下岗，在一家服装店打工，一天，一位顾客来买皮衣，挑了半天各种价格的皮服，最后挑好一件，晓惠收下钱，记上帐，很热情地装好皮服给了顾客。

晚上盘存，发现差一件价值五千元的皮服，多出一件五百元的皮服，这一下晓惠才知道自己错把五千元的皮服当五百元卖给顾客了！

她心里很难过：本来下岗没工资，才出来打工，这一下又造成这么大的损失！但不管怎样，损失再大也是自己造成的，就对老板说：“老板，

中山公园里的奇景



图：一九九九年四月，逾千人在武汉常青花园街头炼功。

对不起，这是我造成的，一定照价赔偿，分文不少，只是我现在一下拿不出来，请你宽恕，让我跟你打工抵偿，直到赔清。我是修法轮功的，是不会让别人吃亏的。”

从此。晓惠放下了难过和自我得失的心，每天认真做好该做的工作。几天后，那位买皮服的顾客竟然将那件价值五千元的皮服送回来了，说是不太合适，换了一件五百元的皮服走了。真是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

不要家长送礼的班主任

中学男教师宇辉（化名），也是一位年轻的班主任。每次开学时，就有很多家长送礼，收到的信封和红包有几千或上万元的礼金，有的在礼盒里装上昂贵的纯金戒指或手链，还有

的送的是昂贵的外国名牌手表等等。

一天上完课，宇辉把所有的礼品摆在讲台上，对全班同学诚挚地说：

“我桌上放的这些礼品，都是你们的家长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，送给老师，是想叫老师对你们重视一点，负责一点，让你们将来考取重点大学，有好的工作。但是，好成绩和送礼这些不正之风是不相称的，老师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，是按‘真善忍’做好人的，老师希望你们首先学会做一个正直的人，不让家长多操心，真正通过自己的吃苦、努力、认真学习，才能考取好大学。”

“你们等会儿把送的礼拿回去，告诉你们的家长，老师不收任何礼，也会对你们负责、教好你们的，并请转告，老师谢谢你们的家长，请家长放心。以后，也不准送礼。”

宇辉的学生都记住了“真善忍”。让人羡慕的是，他教的班，每年纪律最好、班风最好、成绩最好、考上重点学校的人数最多。

中山公园炼功点的桩桩往事，仿佛就在眼前。大家在名利面前时时按照“真、善、忍”标准要求自己，提高心性，道德回升，修炼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在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反响，来学炼法轮功的人数急剧攀升。（文／湖北武汉 回归）◇

（接前页）自己的身体，在不断地被净化！

由于来到瑞士生活，在文化、饮食、生活等种种差异无法适应的情况下，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我变成了老少年！我得了甲状腺肿大，眼睛严重地往外突，身体越来越肿，没办法爬坡，楼梯爬不到十阶就喘不过气来。

就在一回炼功打完坐时，眼睛张开，感觉自己眼压变小了，兴奋地跑到镜子前一照，眼睛真的变回原来的样子了！

医生曾经告诉我：“你的甲状腺肿经过开刀或吃药也许能够暂时治好，但很难说不再复发。尤其那双眼睛，突出来是根本回不去原样了。”

不过，在大法里不断地按“真、善、忍”提高道德境界的过程中，我

亲身证实了大法医治了现代医学上认为不可能根治的病。

我的眼睛不但回到原样，我还可以在坡路上轻松地往上跑，就像有人在后面推着一样。得到这样一个健康的身体，甚至比原来还健康的身体，我却没有花一毛钱！

炼法轮功不久，有一天先生突然笑着对我说：“你今天怎么这么忙，上上下下跑来跑去，不休息一下吗？”他这一问，我才突然发现：我的精力怎么变得这么好！更让我惊讶的是，我能比先生更早入睡，而他是上床三分钟内就能熟睡的人！而且我能够一觉到天亮，醒来时，精神饱满。这种变化真的太大了。

我从小就有严重的手汗问题。钢琴老师总是要随时拿块布擦拭留在钢琴上的我的手汗；写作业时，手下

一定要垫块手帕，不然作业本会湿透；立着掌手指朝上，汗水就直往下流！就在炼功后的一天里，坐在巴士上，我习惯性地要擦拭我的手汗，

“唉？这么热的天居然没流手汗，也不干，还是滋润的！”后来我真的确定了：我的手汗不流了！

我向来不是个科学迷；让机器来告诉我什么是对错，这很难说服自己。人类的科学确实限定了人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认识，我想突破这个认识，有人却说我在搞迷信！其实，实证科学的局限很明显，人不一定得要透过“科学”这只眼睛才能看清这个世界，换只眼睛，也许你将看到截然不同的世界！

走哪一道门？最后我选择了“法轮大法”这一门，因为“答案”就在这门里！（文／柯秀微）

重庆市民得大法福报事例

从九米高脚手架坠下毫发无损

我是重庆市南川区村民。二零零六年，一大法弟子给我讲法轮功真相，我听明白了，遂退出中共邪党的少先队组织，并接受了大法弟子赠送的生命护身符。我经常将护身符带在身上，三天两头的拿出来看一看、念一念、记一记，觉得身心愉悦。

二零零八年五月的一天，我在广州一个建筑工地打工，不慎从九米多高的脚手架掉下来，把工地上的工人都吓住了。我被送去医院检查，结果哪儿都没伤。

我还记得在掉下来那一瞬间，好神奇哦，好象有人突然把我接住、放下来似的。我明白了是大法在危急时保护了我的生命，使我遇难呈祥。我真心感谢大法李洪志师父救了我。现在我也走进大法修炼了。

载重车保险杠都撞弯了，交警问

“你怎么没撞坏”

我是重庆市南川区城东居民，二零零六年我得了严重的肺结核，并且口不能语，耳不能闻。当时有大法弟子给我讲了法轮功真相，问我愿不愿学法炼功。我为了祛病而开始修炼大法，结果身体得到康复。

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二日傍晚

时，我在离家三百米左右处被一辆载重汽车撞出去八米多远，摔在地上，路人都以为我被撞死了，汽车司机也吓坏了，结果我没死，被送到医院检查，除了额头上撞了三公分长的一个伤口，身体其它部位哪儿都没伤，也没有一点内伤。可是那辆载重汽车的保险杠都被撞弯了。交警问我：“你怎么没被撞坏啊？”我说：“我是炼法轮功的，是师父保护了我！”当时这事轰动了整个交警队。

千真万确，谁修炼法轮功谁受益，在危难关头师父保护了弟子、逢凶化吉、遇难呈祥。在此，真心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！

晚期肺癌者绝境重生

我是重庆梁平县福禄镇村民，今年六十五岁，身患严重关节炎，背驼八十度，是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残疾农夫。

行走干活都极不便的我，日复日年复年的熬着，本来就苦不堪言，可夺命鬼又降临。那是二零零九年七月，我一天天越来越难受，不能干活了，也不能进食了，连动也动不了了，上吐下泻，都是脓血。家人吓坏了，送医院急救，经检查，肺穿孔，癌症晚期，手术切去了三分之二的肺。亲友

们守着我，有人说病好的可能性不大，有的说还是准备后事吧，于是家人急去备了寿衣和棺木。迷糊中的我，想着悲哀的一生终归要结束的，但还是有许多的不舍。

绝望间，福星降临，长青表兄前来探望我，他给我讲法轮大法真相，给我办了“三退”，还给了法轮功真相护身符。我按表兄的叮嘱，一遍又一遍的默颂“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”不知不觉中，身体舒服了，心明了，眼也亮了，充满开心和喜悦。

随后，我请回了《转法轮》宝书，如饥似渴的诵读，从此我走进了大法修炼，身心发生巨大变化。

如今的我只是背还有点驼，可一身的病全没了，能下地干活，身子骨比年轻时还硬实呢。我全家人都深信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，都三退了。伟大的法把我从死亡路上救回来。慈悲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洪恩无语可表，我决心做个真修弟子，感谢师尊苦度之恩。◇



重庆女大法弟子段世琼不幸蒙难

段世琼，三十四岁，一九九六年秋修炼法轮大法，汉族，高中文化，家住重庆市渝铁村四十九号，原重庆铁路分局客运段列车乘务员。

一九九九年“七二零”，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。为了维护大法，她和丈夫一道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、讲法轮功真相，受到了当地六一零恐怖组织及恶人、恶警的多次抄家、绑架、非法关押和迫害。

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，段世琼被成都市金牛区法院非法秘密判刑七年，在法庭上，段世琼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们在法庭上高唱“法轮大法好”，雄壮的歌声令恶人们恐慌、畏惧。被邪恶之徒强行拖出法庭。

段世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在成都市看守所



以绝食方式抵制迫害。二十八日，恶警开始进行强制鼻饲，野蛮摧残，致使段世琼全身多处器官功能衰竭。八月十一日，段世琼被送往成都青羊区人民医院，遭受了恶警、恶医的野蛮摧残、灌食和滥施药物迫害。九月十五日晚上，段世琼痛苦万分，呻吟不止，十六日凌晨三时，含冤离世。九月十七日，段世琼丈夫单位突然通知前去办理后事，她的丈夫突闻噩耗，无法接受沉痛的现实。

当她丈夫见到遗体时，根本无法辨认，面目皆非，体重只有四十多斤、年龄看上去象六十多岁的样子。

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，段世琼追悼会刚要进行时，突然疾驶来一群黑压压的车队，数十个凶悍的“六一零”恐怖组织、国安、公安、政法委的恶人和恶警冲入追悼会破坏现场，开始抓人。◇

科学与真理

许多人不自觉地把现代科学等同于真理。实际上科学(Science)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Scientia, 原意是“学问”, 和真理根本不是一回事。

现代人所说的科学, 通常指西方实证科学, 它的哲学基础是把一个完整的世界划分为两个独立的范畴: 物质与精神。然而人的生命恰恰是精神与物质的一体。

这样一来, 精神活动游离于现代实证科学的视野之外, 道德更成了没有物质基础的纯粹说教。其后果之一, 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。

瓦特发明了蒸汽机, 引发工业革命、带来大规模利用化石燃料的能源新时代, 谁也没想到 200 年后的人类会因此陷入温室气体带来的窘境。

杀虫剂 DDT 的人工合成, 曾被认为是人类之福, 因为它能使作物免于虫害, 然而人们没料想到的是, 若干年后虫子产生了抗药性, 而人类的食物中却发现了 DDT, 更让人惊恐的是青少年体内、甚至母亲的乳汁中也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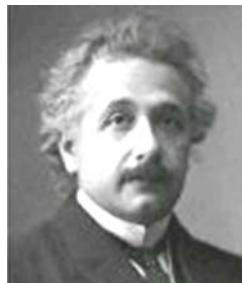


图: 爱因斯坦

现了 DDT。

吗啡是临
床上局部麻醉
的良药, 它使
更多的生命从
手术台上被拯
救。然而今天,
吗啡的吸食者
以千万计算,

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: 吗啡毁灭的生命比它拯救的还要多。

爱因斯坦发现质能方程 ($E=MC^2$)
的时候, 绝不会想到几十年后“核威
胁”成为人类头上挥之不去的“达摩
克利斯之剑”。

爱因斯坦也认识到了, 现代科学将精神和物质分离而带来的局限。他说: “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。怎样用它, 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, 全取决于自己, 而不取决于工具。”在爱因斯坦看来, 科学对人类是福还是祸, 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, 在这一点上他想不出, 除了传统信仰之外, 还有什么能与之相媲美。爱因斯坦说: “先知们留下了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。” ◇

“为啥外国人可以安锅, 我就不行?”

在中国北方一个大城市, 一个混住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小区发生了一件事: 此小区外国居民很多, 每户外国人家都安有卫星天线(俗称大锅), 有一户中国人也安了一个。这天, 小区来了几个广电的工作人员和穿着警服的人, 要强制拆除这户中国人的大锅, 说“国家有规定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可以安锅, 中国人不许安锅。”

男主人说: “卫星在天上不就是让人看的吗? 准外国人看, 不准中国人看, 什么道理?”穿制服的人见说不了, 就想动手拆, 男主人用身子一挡: “看谁敢动我的私人物品? 有规定拿来让我看, 拿不出来, 就是无理取闹, 我要告你们!”见主人这么强势, 穿制服的人灰溜溜地撤了。

围观者议论纷纷: “为啥外国人要安锅? 因为中国的节目不真实!”

“哦, 他们骗不了外国人了, 就来骗中国人啊!”“中国人又不是傻瓜, 就得要了解了解真实情况!” ◇

“1400 例”是如何炮制出来的

江氏集团在 99 年 7 月 20 日开始对法轮功进行大规模的迫害时, 炮制出一个所谓的 1400 例, 指控说, 炼法轮功炼死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这里仅举一例:

黑龙江省阿城市新华乡崔家屯李淑贤, 女, 三十岁, 九九年七月, 李淑贤因患胃溃疡住进了哈尔滨市第四医院。病重期间, 正是在九九年七月二十日, 江氏集团在全国迫害法轮功之时。当时李淑贤家庭生活非常贫困, 很难交上住院费。在这关键时刻, 医院院长出现了, 主动告诉家属: 你们就说李淑贤是“炼法轮功”的, 医院就免费治疗, 并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。为了这点利益达成了协议。于是, 哈尔滨市《新晚报》记者迅速到医院采访, 用编好的台词教李淑贤丈夫说: “妻子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的, 把身体

练出了病, 因为她练‘辟谷’身体才这么瘦, 得了胃溃疡, 害得我们住院都住不起。”李淑贤的丈夫就反复练习记者写好的台词, 直到记者满意, 才进行录像采访。就这样, 一桩栽赃法轮功, 以谎言、欺骗为题材的假戏出台了。

哈尔滨市《新晚报》, 在九九年七月三十日前发表文章, 并配有照片(李淑贤的母亲抱着她), 题目为“练‘法轮功’练出个活骷髅”。文章中李淑贤说: “法轮功把我坑苦了, 是共产党挽救了我, 是电视台记者救了我。”

李淑贤没想到, 受到“免费治疗”之后, 病情反而不断加重, 全身抽搐, 最后被该医院强制出院。

新华乡政府及阿城市政府看到《新晚报》的文章后, 对此事进行调查, 将李淑贤的亲戚抓到新华乡派出所, 由派出所民警审讯, 问: “是不是你教李淑贤练的法轮功?”亲戚说: “我没教过她练法轮功。”并为此事签写证明。

照纸上念可免去你的医药费



结果证实: 李淑贤不是练法轮功的。不久, 李淑贤死亡。新华乡政府干部对她丈夫说: “你去告他们, 你为他们做了假证, 他们不守信用, 病没看好就给撵出院了, 我帮你们撑腰, 你要是告赢了能得好几万元钱呢。”当时她家属考虑, 当权者在打压法轮功, 我去告谁呀! 不告还抓呢!

可是, 此事被新闻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。在哈尔滨电视台播出; 又在黑龙江电视台播出; 然后又在中央电视台“走进千万家”栏目播出, 列入诽谤法轮功的所谓 1400 例中。◇